

《韩信》【全本】

主要角色

韩信：武生
殷桃娘：旦
项羽：净
虞姬：旦
范增：老生

情节

韩信，淮阴人氏。深通兵法，心怀大志。未得志时，老母亦不能奉养，向人告贷，也无人周济。后遇尉繚子点化，告他一生吉凶，及其老母不久将死，预先选择坟地。果然当晚韩母死去，韩信请亭长张居帮着将母亲葬下。张居见韩信贫穷，常留家中吃饭，但是他妻不容，韩信就忿忿而去。后遇一漂母，在河边洗衣，见韩信饥饿不堪，特把饭与他。后又遇一群恶少姜胜等，羞辱韩信，教他在胯下爬过。韩信以为和此等毫无智识之人，不足争执，就忍气由他胯下爬过，人人都以为韩信胆怯无用，却不知他是真正英雄。这时英雄豪杰，纷纷起兵攻打秦朝，秦将章邯等，不能抵敌，众豪杰中，项羽最强，韩信就去投军。但是项羽不能重用，韩信郁郁不乐。当时会稽太守殷通，是被项羽所杀，他女儿殷桃娘，时想报仇，也因尉繚子点化，教她和韩信结为夫妇，好报父仇，所以和丫鬟春莺逃至虞庄，改名寒宿雨，被虞姬收留。后来虞姬嫁与项羽，殷桃娘就去求见虞姬，藉此访求韩信。既然会见韩信，二人谈说一会，殷桃娘表示愿结婚姻，韩信不知是殷桃娘，拒绝不允。后由尉繚子说明寒宿雨就是桃娘，方成其好事。

根据《国剧大成》第二集整理

【第一场】

(尉繚子上。)

尉繚子 (西皮摇板) 汉室兵将少人统，
点化韩信掌军戎。
(白) 山人，尉繚子。前番会稽点化殷桃娘，传与兵法战策，并赐天书一卷。如今他父已被人所杀，桃娘随虞姬现在项羽营中，久欲报仇，未遇机会。如今韩信将星发现，不免去往淮阴点化与他。一来撮合与殷桃娘之婚姻，二来彼此互相护救，三来韩信、殷桃娘扶助刘邦，而灭项羽，以成汉室一统天下。
(西皮摇板) 提拔韩信庙廓用，
栋梁当选涧底松。

(尉繚子下。)

【第二场】

韩信 (内西皮导板) 造化小儿将人弄，
(韩信上。)
韩信 (白) 咳！
(西皮摇板) 失时哪识兴云龙。
潜作暂从幽谷纵，
鸾凤还巢燕雀笼。
(白) 韩信，乃淮阴人氏。不幸吾父早亡，母亲孀居，家计萧条，只剩一书一剑。自幼习练兵法，抱负大志。哎，可怜时运不至，有心耕田，吓，又没有田地；有心去贸易，又缺少资本。是我无计可奈，习举为吏，心想托足公门，以作奉养老娘之计。无奈照秦国规矩，先要大众推举，然后再由官府选试，方能为吏。因此上有一种无能为的东西，想要为吏，先用银钱结交党羽，这般狐朋狗友，贪了他的酒肉，就合力推荐，他说他有德行，有能才，再用银钱运动官府，那官府受了他的金钱运动，也不管德行才能，就用他为吏。哎，想为吏尚要运动，

何况做官。想我韩信，三餐尚且不周，哪有酒肉去请他们这般狐朋狗友，哪有银钱去运动这般赃官？吾空有才能，不及他们，反说我无有德行才能，岂可以为吏。哎，困死韩信了！

(二黄平板)

好比浅水困蛟龙，
是何人雪里将炭送？

韩母 (内白)

韩信你饿死为娘了！

(韩母上。)

韩母 (二黄摇板)

将娘饿到夕阳红。

韩信 (白)

母亲，外面风大，你老人家是有病的吓，为什么出来呢？

韩母 (白)

我哪里是有病吓，分明是饿。看看红日西坠，为娘尚未用饭，你也不去想个法子，难道真要把为娘饿死吗？

韩信 (白)

哎，母亲饥饿，孩儿焉有不知？可恨世态炎凉，那般朋友，不但不借钱米，还要羞臊孩儿，孩儿实是难受，故而无法可想。

韩母 (白)

我想也难怪人家羞臊。你想你连母亲都养活不了，你不种田，又不为商，每日在家拿着一本什么孙武子看了又看，读了又读。不然，你就拿着那把锈的宝剑，舞了又舞，歌了又歌，倒底有什么好处呢？

(二黄平板)

买卖不学田也不种，
连累为娘为人佣。
天也不遂今日得重病，
难替人家做女红。

韩信 (白)

母亲不要悲伤，非是孩儿夸口，今日学书舞剑，他年定为将相母亲你可知道百里奚，不得第替人家饲牛，后遇秦穆公，封为相位。管仲不得第，身入囚车；宁戚击牛角而唱歌，后来居为齐桓公显宦。孩儿时运不至，同此三子一样的吓！

韩母 (白)

哎呀，肚子饿吓！

韩信 (二黄平板)

儿好比百里奚、宁戚、管仲，
未遇桓公与穆公。
身入鸟巢谁知凤，
孩儿志气岂终穷。

韩母 (二黄平板)

你说话如同做春梦，
为娘好像可怜虫。
学书舞剑有什么用，
难解为娘肚子空！

韩信 (白)

母亲休要悲伤，暂且后面养歇，待孩儿去设法就是。

韩母 (白)

但凭与你。哎唷，饿死哇！

(韩母下。)

韩信 (叫头)

天哪，天哪！

(白)

困煞韩信了！

(二黄平板)

连累老娘受饿冻，
艰难向谁诉苦衷。

(韩信下。)

【第三场】

(卜仁上。)

卜仁 (二黄平板)

财源茂盛万事通，
有钱之人当敬奉。
穷人说话我装聋，
方才吃了端午粽。

(韩信上。)

韩信 (白)

窗兄请了。

卜仁 (白)

你是谁吓？

韩信 (白)

窗兄连韩信都不认识了？

卜仁 (白)

哦！

(二黄平板) 韩信为何憔悴容?
 韩信 (二黄平板) 我和你同窗曾角总,
 卜仁 (白) 不错。
 (二黄平板) 你是年弟我是窗兄。
 韩信 (二黄平板) 家贫如洗母难奉,
 望兄慷慨借青铜。
 卜仁 (二黄平板) 穷鬼缠我无法送,
 不由一阵怒气冲。
 就是磕头也无用,
 君子人交富不交穷。
 (卜仁下。)
 韩信 (二黄平板) 这样的轻薄令人痛,
 (阚才上, 避韩信。)
 韩信 (白) 老丈!
 (二黄平板) 那旁莫非阚老翁?
 一躬到底安来问,
 你的意思我早懂,
 借些个银钱解解穷。
 韩信 (白) 着吓!
 (二黄平板) 加利奉还报恩重,
 阚才 (二黄平板) 你的言语太不通。
 和你家世交情义重,
 你爸爸是我老宾朋。
 今天借几个钱用用,
 何必加利奉还语不恭?
 急忙袋中摸一把,
 (阚才摸。)
 阚才 (白) 要多少?
 韩信 (白) 一、二两银子够了。
 阚才 (白) 不够罢?
 韩信 (白) 够了够了!
 阚才 (白) 哎呀!
 (二黄平板) 今天不方便我的腰里空。
 (阚才下。)
 韩信 (二黄平板) 久旱不遭连阴雨,
 行船又遇当头风。
 今被羞耻泪水涌,
 (韩信哭。尉繚子上。)
 尉繚子 (二黄原板) 来到淮阴访英雄。
 一见韩信片言讽,
 (唱) 黄鹄临空飞,
 徘徊视其翮。
 一举横四海,
 须臾万里隔。
 韩信 (白) 哎!
 (二黄原板) 他言与我意志同。
 (白) 听先生之言, 莫非也是一位未遇英雄?
 尉繚子 (白) 我也不晓得英雄, 我也不晓得遇也不遇, 我只知嬴秦暴虐, 民不聊生。虽然群
 英雄四起, 但是无有经天纬地之才, 不能平定天下。我本当出世, 与民除暴, 吓,
 但是我年纪大了, 又何必同他们去争名夺利。本当不去罢, 年少之中, 选不
 出什么有才的人来。
 韩信 (白) 天下非无其人, 但此人空抱济世之才, 安邦定国之志, 恨未遇其主也。
 尉繚子 (白) 听你之言, 英雄在哪里?

韩信 (白) 非是小可夸口，韩信就是英雄。

尉繚子 (白) 你叫韩信哪？好好好，吾素知风鉴，待我来与你相上一相。

(尉繚子相。)

尉繚子 (白) 相君之面，不过封侯，相君之背，贵不可言，惜乎富贵不能全终，劝君成功之后，急流勇退，莫忘吾言。

(西皮摇板)

自古将相岂有种，
只惜万事皆是空。

韩信 (白) 先生之言，岂敢忘却。但是韩信空负奇才，何日出头？

尉繚子 (白) 母死出头。

韩信 (白) 几时交运？

尉繚子 (白) 遇妻交运。

韩信 (白) 几时圆满？

尉繚子 (白) 未央……

韩信 (白) “未央”什么？讲吓！

尉繚子 (白) “未央”二字你日后自知，天机不可泄漏。

韩信 (白) 先生言道：“遇妻交运”。我的妻是哪一个？

尉繚子 (白) 你的妻吓，我也不晓得是那一个，你看见樱桃就看见你的妻子了。

韩信 (白) 你言道“母死出头”，我的母亲几时亡故？

(尉繚子算。)

尉繚子 (白) 哎呀，看来就在今晚！

韩信 (白) 哎呀！

(西皮摇板)

听一言来心酸痛，
点点珠泪洒前胸。

(白)

哎呀，我母今夜若死，连个葬处都没有，如何是好？

尉繚子 (白) 不妨，我和你九里山前寻一块墓地。

韩信 (白) 正合我意，如此有劳先生同往。

尉繚子 (白) 不妨事，请。

(韩信、尉繚子同走圆场，同下山。)

尉繚子 (白) 你慢着点哪，把老汉都累坏了。

韩信 (白) 先生你看哪里好？

尉繚子 (白) 你说哪里好吓？

韩信 (白) 我看这里好。

尉繚子 (白) 嗯哈嗯哈，果然这里好。这墓變变高燥，两边空阔，能容万家，正是王侯之地也。韩信虽然落魄，尚有如此大志，真是不凡。

韩信 (白) 先生夸奖了。

尉繚子 (白) 墓地虽好，但是墓地是人家的，不容你埋葬，也是枉然。

韩信 (白) 如何是好？

尉繚子 (白) 也罢，我看你劳名心胜，我就助你成功。今晚我回去踏罡步斗，明日午时三刻，风雨大作，雷击深坑三丈。你雨时前来将你母亲葬入穴中，必无人拦阻于你，你看如何？

韩信 (白) 若得相助，感恩非浅。请问先生大名，日后也好相报。

尉繚子 (白) 我名字你日后自知。你我在洹水殷壩山前相会，告辞了。

(西皮摇板)

扶保真主归一统，
急流勇退全始终。
飞鸟日尽弓无用，
莫待兔死走狗烹。

(尉繚子下。)

韩信 (西皮摇板) 先生行走快如风，
如箭又如宝雕弓。
三件事儿朝夕涌，

(韩信看。)

韩信 (白) 吓！

(西皮摇板)

不觉日落月上东。

(白) 哎呀且住，只顾与先生讲话，忘了我母亲在家饥饿。我不免速速下山设法与母亲充饥便了。

(韩信下。)

【第四场】

(韩母上。)

韩母 (西皮摇板) 奴才一去无音信，
饿得为娘两眼昏。
这样光景难保命，

(韩信上。)

韩信 (西皮摇板) 两手空空如落魄。
(白) 参见母亲。

韩母 (白) 可有饭与为娘吃么？

韩信 (白) 孩儿前去借贷，可恨那一般朋友不念旧交，全不借贷，反被羞辱。一文不曾借到手，哪有饭与母亲吃？母亲忍耐些，明天一同吃罢。

韩母 (白) 我想养下儿子，为的是养老送终，像这样儿子吓，不如无有。

韩信 (白) 孩儿虽然不能养老，送终事早筹备下了。

韩母 (白) 哎呀，养老尚且不能，何况送终？你又在那里骗我吓！

韩信 (白) 母亲哪！

(西皮流水板) 孩儿借贷如鹑奔，
忽见先生面前存。
他道我功名不须论，
位坐王侯定乾坤。
九里山前风水正，
葬了母亲益子孙。
母亲若能早丧命，
母上天堂儿身荣。

韩母 (白) 好奴才！
(西皮摇板) 养儿无能是我命，
不管饥饿和寒温。
今天反来盼我死，
不由老身血上喷。

(韩母吐，死。)

韩信 (白) 母亲！母亲！哎呀！

(西皮摇板) 先生之言果然应，
母亲今晚归幽冥。
空养孩儿少孝敬，
母亲呀！
泪如珠滚半血痕。

(白) 天色已晚，不免等到天明，去到南昌亭长张居兄那里，求他帮助与我埋葬便了。
哎，娘呀！

(韩信哭下。)

【第五场】

(张居上。)

张居 (数板) 张居生来多慷慨，只因仗义不爱财，十里一亭我为长，排难解危巧安排，来到门前把门拍。

(张妻上。)

张妻 (数板) 亭长妻，女裙钗，夫妻和美称心怀，夫唱妇随多痛快，不愁米来不愁柴。

张居 (数板) 快快把门开！

张妻 (白) 谁？

张居 (白) 我。

张妻 (数板) 原来丈夫转回来。
(白) 当家的你回来了?

张居 (白) 今天没有什么事情, 故此回来得早, 早饭烧熟了没有?

张妻 (白) 马上就好, 我给你去炒菜。
(张妻下。韩信上。)

韩信 (白) 开门来, 开门来!
(张居开门。)

张居 (白) 什么人?

韩信 (白) 哎呀大哥呀!
(韩信哭。)

张居 (白) 这是什么样了?

韩信 (白) 我母亡故了!

张居 (白) 伯母呀!
(张居哭。)

韩信 (白) 如今我选一块墓地, 要将我母亲埋葬起来。我家贫寒, 兄是知道的, 无钱雇工, 求兄长帮我抬到九里山上去。

张居 (白) 我一个人也不成吓! 也罢, 等我吃完饭, 找几个人一块去不好吗?

韩信 (白) 有个风水先生言道, 午时三刻入葬, 必得好处。大哥快些吃饭, 不要误了午时才好。

张居 (白) 晓得晓得, 吃饭吃饭。
(张妻上。)

张妻 (白) 咳!
(张妻看。)

张妻 (白) 你这人一身重孝, 往人家跑什么道理?

韩信 (白) 嫂嫂!

张妻 (白) 唔, 原来是兄弟呀。你好日子不到这里来, 吃饭又吃上谁了?

韩信 (白) 寄食东邻王姓, 因为他家兄弟不仁, 这几日也不去了。

张妻 (白) 你这是怎么了?

韩信 (白) 我母亲亡故了。

张妻 (白) 哦, 你母亲死了? 恭喜你!

张居 (白) 呀, 怎么恭喜吓?

张妻 (白) 少了一个吃饭的。

张居 (白) 放屁放屁! 兄弟你吃了饭没有?

韩信 (白) 三餐未曾吃饭了。

张居 (白) 那么吃饭罢。

韩信 (白) 这个.....

张妻 (白) 就不要客气了。
(韩信、张居同吃饭。)

张妻 (西皮摇板) 吃饭莫把客来做,
自己家里要随和。

张居 (白) 吃完了添饭。
(张妻添饭。)

张居 (西皮摇板) 韩信生来有志略,
不过暂时受坎坷。
(白) 吃完了添饭。

韩信 (西皮摇板) 有朝一日风云过,
大鹏展翅上天河。
(白) 添饭。

张妻 (白) 没有了。

张居 (白) 怎么样?

韩信 (西皮摇板) 充饥而已不解饿,

张居 (西皮摇板) 今天晚饭添一锅。

(白) 天不早了，晚上再吃罢，我且问你，衣裙棺槨预备好了没有？
 韩信 (白) 一件都没有吓！
 张居 (白) 哎呀，没有怎么葬法？
 韩信 (白) 自古养儿为的是生养死葬，想葬字中间一个死字，上面一草字，下面一土，是亡之人入土为安之义也。若是为了贫穷不葬，倘若我韩信无有发达之日，我母亲尸骨，岂不至死不葬，后来暴尸露骨，反增我的罪孽。倒不如一领芦席，早早安葬，母亲入土为安，韩信也尽了子职，岂不是好？我发达之日，再为母亲改葬，岂不是胜如不葬，兄看如何？
 张居 (白) 好好好，你这一篇议论，说得很有道理，我与你找人埋葬去吓。
 (西皮摇板) 尽子职你何用棺槨，
 (张居下。)
 韩信 (西皮摇板) 做王侯再为斟酌。
 (韩信下。张妻下。)

【第六场】

(尉缭子上。)
 尉缭子 (西皮摇板) 韩信英略灭众恶，
 因此助他母埋却。
 (白) 山人尉缭子。只因韩信母死，家贫难葬，故而山人助他，埋葬之后，也好兴汉灭楚。远远望见韩信来也！
 (尉缭子下。张居、韩信拿纸钱同上，同祭祀。四抬夫抬席卷韩母尸首同上。)
 韩信 (白) 天不早了，左停右停，这样是误了时候了哇！
 张居 (白) 你们快着点，我多把你们几个酒钱。
 四抬夫 (同白) 亭长要冲着这个穷鬼，我们是不来的，再快我们就跑死了。
 张居 (白) 好了好了，看看我，辛苦辛苦罢！
 四抬夫 (同白) 走开。
 韩信 (白) 哎呀，又停了。照这么是误了午时三刻了罢！
 四抬夫 (同白) 倒底葬在哪里吓？
 韩信 (白) 九里山顶。
 四抬夫 (同白) 这如何抬得到？我劝你吓，随便那里葬拉倒了！
 韩信 (白) 那如何使得！
 四抬夫 (同白) 使不得？我们不抬了！
 韩信 (白) 哎呀！
 (西皮摇板) 可恨他等理太错，
 张居 (西皮摇板) 如今叫我没奈何。
 韩信 (西皮摇板) 恐怕耽误午时过，
 亲娘吓！
 (尉缭子上。)
 尉缭子 (西皮摇板) 法力无边道术多。
 (众人同跑到山顶。)
 四抬夫 (同白) 哎呀我的妈呀，可跑死了！
 吓，怎么会到山顶了？
 韩信 (白) 你们不肯来，我是有神助的，偏要你们来，
 张居 (白) 少说闲话，快拿锄头来挖坑罢！
 四抬夫 (同白) 哎呀，忘了拿锄头来！
 韩信 (白) 哎呀！
 (西皮摇板) 先生风雨来助我，
 万里无云却为何？
 如今午时有三刻，
 (尉缭子引风婆、雨师、闪电、云童同上，开坟。)
 张居 (白) 好大雷电吓！
 韩信 (西皮摇板) 果然风雨如瓢泼。

助我将母葬坑壑，

(韩信葬，成坟。尉繚子引风婆、雨师、闪电、云童同下。)

张居 (白) 哎呀，不要葬了，你母亲有气又活了！
 韩信 (白) 终然活了，也是跟我受罪吓，莫若请她早登仙界罢！
 张居 (白) 好好，韩信活埋母！
 (张居葬。)
 韩信 (西皮摇板) 出头之日将尸挪。
 张居 (白) 葬也葬好了，天也晴了，回去罢。
 韩信 (白) 哎，娘吓！
 (众人同下。)

【第七场】

(张妻上。)

张妻 (西皮摇板) 可恨韩信太懒惰，
 不做买卖谋生活。
 (白) 我李氏，配夫张居，现充南昌亭长，最喜交友。只因韩信，表面上像个英雄，其实懒惰无比，不谋生活，专倚食人家。淮阴地方认得他的，都被他吃怕了。从前常上我家吃饭，一向不来了。如今他母亲已死，他是一个人，不用说了。走后我再跟我丈夫想法子，阻止他不来吓，就是这个主意。天不早了，怎么还不来呵？

(张居、韩信同上。)

韩信 (西皮摇板) 可怜韩信身如雀，
 夜宿寒林哪是窠？
 张居 (白) 请进请进。
 韩信 (白) 嫂嫂。
 张妻 (白) 你来啦？我早晓得你非来不可，饭烧好了，吃饭罢。
 张居 (白) 好、好、好，拿上来。
 (张居摆饭。)
 张居 (白) 请哪！
 (张居吃饭。)
 张居 (白) 添饭！
 张妻 (白) 今天多烧一锅饭，两锅饭都被吃完了，要吃除非再烧。
 韩信 (白) 好了好了，明天再吃罢。
 张妻 (白) 哦，今天还没有吃完，你连明天都定下了？
 韩信 (白) 自己人，有什么客气吓？
 张妻 (白) 他倒老实不客气，你吃饱了罢？
 韩信 (白) 充饥而已。
 张妻 (白) 天已不早了，你该想法子找地方睡觉去啦。
 韩信 (白) 我母亲已死，我往哪里去睡吓？
 张居 (白) 兄弟吓，可不是我赶你，这里就是一个床，可没有你的睡处。
 张妻 (白) 对了，我夫妻两个人吃饭，你来了可以添你一双筷子。我夫妻两个人睡觉，可不能多添你两条腿。
 韩信 (白) 哦！
 (西皮摇板) 此处看来难住脚，
 开言叫声我的哥：
 我韩信家业萧条真难过，
 多亏兄嫂常张罗。
 饭也好来菜也不错，
 自己兄弟是何必尽说。
 就是一样饭少难解饿，
 最要紧明天饭要多。
 施一礼，我拜托，

可否添上一只鹅炒点香螺？

(韩信下。)

张妻 (白) 放他妈那个屁！白吃饭还要点菜，真正不是个东西！
 张居 (白) 你怎么开口骂他？
 张妻 (白) 不但骂他，他再来我还要把他赶出去！
 张居 (白) 什么道理？
 张妻 (白) 这个人是个懒人，又没有志气，专门吃人家。他母亲已死，看这个样子，是吃定了我们了。终久是得罪他，倒不如早叫他不来的好！
 张居 (白) 放你的屁！你看韩信什么没有出息，他专门吃人家？因他母在，不能离开，如今他母死了，不久就要想做事了。我虽然比不了生他父母，也可以比得他的鲍叔呀！
 张妻 (白) 你也不要讲今比古，你不听我的话，终久你要讨厌后悔！
 张居 (白) 不与你相干，我肚子饿着呢，快快与我烧饭去。
 张妻 (白) 偏偏不烧，偏偏不烧！
 张居 (白) 偏要你烧，偏要你烧吓！
 (张居、张妻同下。)

【第八场】

(卜仁、阚才同上。)

卜仁 (西皮摇板) 家有万贯欺乡里，
 阚才 (西皮摇板) 全凭恭维拍马屁。
 卜仁 (西皮摇板) 勾栏院小翠实无比，
 阚才 (西皮摇板) 何不娶她作娇妻？
 卜仁 (西皮摇板) 快快随我平康地，
 (韩信上。)
 韩信 (西皮摇板) 又见卜仁怒不息。
 当初同窗如兄弟，
 看我贫贱你故忘知！
 阚才老儿真无礼，
 戏弄韩信将人欺。
 这等行为太无义，
 交富嫌贫不是个东西！

(韩信下。)

卜仁 (白) 他穷得这个样子，还要请我吃点东西。
 阚才 (白) 不是的，他骂你不是东西。
 卜仁 (白) 那可不行，他骂我，我可要找他！
 阚才 (白) 别忙，你这个身份，要找这种穷鬼，真有点不值当。
 卜仁 (白) 难道就让他白骂吗？
 阚才 (白) 我有主意。此地有个姜胜，年纪很轻，气力很大，横竖不讲理，无恶不作，故此称他名为恶少年。你何不到前面酒肆中吃酒，候那恶少年来，先请他吃酒，然后就说韩信背地里骂他。我想那恶少年，乃是个草包，一听此言，必然大怒，一定去找韩信。打一场，骂一顿，岂不是给你出了气吗？
 卜仁 (白) 好好好，酒楼去者。
 (卜仁、阚才同走原场。)
 卜仁 (白) 酒保！
 (酒保上。)
 酒保 (念) 酒隔三家醉，开坛十里香。
 (白) 二位是吃酒的？请到里面。用什么酒？
 阚才 (白) 好酒取来。
 酒保 (白) 酒到，还用什麼？
 阚才 (白) 不用什麼。姜胜什么时候来？
 酒保 (白) 就要来的。

阚才 (白) 来了就说卜大爷请他。
 酒保 (白) 晓得。
 (四游人同上, 同进酒楼吃酒。)
 姜胜 (内白) 走哇!
 (姜胜、四无赖同上。)
 姜胜 (西皮摇板) 鱼肉乡间不讲理,
 专门欢喜打野鸡。
 常挂宝剑在腰里,
 不吃豆腐就吃泥。
 (白) 来此酒馆, 随我进来!
 酒保 (白) 姜大爷来了, 这位卜大爷请哪。
 卜仁 (白) 哦, 这位就是姜壮士。请坐请坐, 添酒添酒。久仰壮士英勇, 故邀阁下吃酒谈
 谈, 有心与你交个朋友, 你看怎么样?
 姜胜 (白) 请问尊姓大名?
 卜仁 (白) 我叫卜仁。
 阚才 (白) 我叫阚才。
 姜胜 (白) 卜、阚二位久仰久仰, 听说卜大爷, 是此地财主, 怎敢高攀?
 卜仁 (白) 四海之内皆是兄弟也! 吃酒, 吃酒。想姜壮士总算我们淮阴第一勇士了罢!
 阚才 (白) 是是, 我们淮阴第二勇士要属韩信了。
 姜胜 (白) 想我姜胜!
 (念) 身不动, 膀不摇, 打打架, 拆拆梢,
 吃得好, 穿得好, 烟花场中去胡调。
 软的欺, 谁见了我就要跑,
 看见有钱就把竹杠敲。
 我的小兄弟真不少, 阿七阿八阿狗带阿猫,
 恶少年是绰号, 我可算顶天立地括括叫的一位大好老。
 小韩信不时髦, 文不成武不好,
 常常求食如讨要, 活穷鬼赛赤老,
 无本领人人笑, 你说他是勇士, 真真瞎俏!
 阚才 (白) 我本来也看不起他, 因为他背地里头骂, 吓, 说你不是英雄勇士!
 姜胜 (白) 吓, 他敢说我吗?
 阚才 (白) 不但说, 而且说的不好听吓!
 卜仁 (白) 不要说, 不要说, 姜壮士要生气的!
 姜胜 (白) 你要不说, 就杀你!
 阚才 (白) 哦哦, 我说我说。
 (念) 我劝你休气恼, 小韩信是英豪,
 他说你软的欺, 看见硬的你跑, 实实在在是草包。
 看见他必脱帽, 不然打死你这王八羔!
 (姜胜急。)
 姜胜 (数板) 听一言心火起, 气得姜胜放臭屁, 快快寻找韩信去出气, 先抽筋后剥皮, 管叫
 他骨散肉成泥!
 (白) 走走走!
 (众人同下。)

【第九场】

(陶乙上。)
 陶乙 (西皮摇板) 挑了担子往街里,
 每日大街做生意。
 (白) 俺陶乙, 在此卖油为生。今日天气晴和, 不免前去卖油便了。
 (西皮摇板) 忙将油担来挑起,
 只见马甲怒不息。
 (马甲上。)

马甲 (西皮摇板) 连日阴雨无出息,
 今日天晴做生意。
 挑起担子大街里,
 抬头只见小陶乙。
 陶乙 (白) 这个地方不许你卖油, 你怎么到此地来卖?
 马甲 (白) 南昌地面, 大家能卖油, 怎么不许我卖?
 陶乙 (白) 我是奉官的。
 马甲 (白) 我也不是私的。
 陶乙 (白) 你不是私的, 也不叫你卖!
 马甲 (白) 你不叫我卖, 我亦不叫你卖!
 马甲 (白) 别吵别吵, 咱们二人一道卖, 卖了钱, 大家一分, 你看好不好?
 陶乙 (白) 不行, 我的油多, 你的油少。
 马甲 (白) 你篓里有多少油?
 陶乙 (白) 我这两篓一共三十斤呢!
 马甲 (白) 巧, 我也是三十斤。
 陶乙 (白) 不能凭嘴说, 我们到前边称一称再说罢。
 马甲 (白) 好, 走哇!
 陶乙 (西皮摇板) 合做买卖凭心地,
 (陶乙下。)
 马甲 (西皮摇板) 天理良心不可欺。
 (马甲下。)

【第十场】

(张居上。)
 张居 (西皮摇板) 南昌亭上公事毕,
 堪堪不觉到巳时。
 (白) 老婆我回来了, 饭烧好了没有?
 (张妻上。)
 张妻 (白) 你回来了, 都烧好了, 待我拿出来。
 张居 (白) 快一点吓, 不要叫穷鬼又来了!
 张妻 (白) 来了!
 (张妻摆。)
 张妻 (白) 夫吓!
 (数板) 吃酒预备炒肝肠, 吃饭有碗鲜鱼汤, 肥肉吃一碗, 咸蛋吃几只, 每日三餐休贪酒, 没有啃啃鸡脚爪, 鸡脚爪!
 韩信 (内白) 走吓!
 (韩信上。)
 韩信 (西皮摇板) 昨日早睡今早起,
 亭长家中去觅食。
 饭香冲到鼻孔里,
 (韩信进门。)
 韩信 (西皮摇板) 见了兄嫂作一揖。
 快快吃饭我不客气,
 张居 (西皮摇板) 今日预备早辰炊。
 张妻 (西皮摇板) 这种事你真悔气,
 韩信 (白) 嫂嫂添饭!
 张妻 (西皮摇板) 五碗、六碗来充饥。
 韩信 (西皮摇板) 兄长慷慨美名誉,
 仗义疏财话不虚。
 (韩信吃饭。)
 张妻 (西皮摇板) 一桌吃饭刚摆去,
 张居 (西皮摇板) 早备早来真稀奇。

韩信 (白) 嫂嫂——

张妻 (白) 添饭是不是？我去不成。

韩信 (西皮摇板) 有朝随了我的意，
运筹帷幄仗兵书。

张妻 (白) 饭来了。

(韩信吃。)

韩信 (西皮摇板) 韩信要学孙武子，
垒炮兴兵腹内居。

(白) 嫂嫂——

张妻 (白) 添饭？

韩信 (白) 是吓！

张妻 (白) 没有了。

韩信 (白) 吓！

(西皮摇板) 可惜今天菜蔬好，
无奈饭又不充饥。

张居 (西皮摇板) 吃饱了你就该去，

张妻 (西皮摇板) 晚饭要等日落西。

韩信 (白) 哦！

(西皮摇板) 辞别兄嫂施一礼，
(韩信出门。)

韩信 (西皮摇板) 我有言来对你提：
蒙你夫妻多仗义，
天天与我饱饭吃。
有朝韩信得了地——

张居、
张妻 (同白) 得了地怎么样？

韩信 (西皮摇板) 有朝韩信得了地——

张居、
张妻 (同白) 得了地怎么样？

韩信 (西皮摇板) 有朝韩信得了地——

张居、
张妻 (同白) 得了地怎么样？
(韩信抹肚子。)

韩信 (西皮摇板) 今天晚饭再吃你。
(韩信下。)

张居 (白) 吓！

(西皮摇板) 韩信说话如放屁，

张妻 (西皮摇板) 专门白吃他是个坏东西。

张居 (白) 早预备他早来，这怎么办？

张妻 (白) 准定晚饭早吃，不给他预备。明天早饭在被窝里吃，他总不能跑到床上来跟我们一块吃饭！

张居 (白) 好计好计！

(西皮摇板) 看你真有好主意，

张妻 (西皮摇板) 明天早饭被头里。
(张居、张妻同下。)

【第十一场】

(大漂母上。)

大漂母 (引子) 辛勤为本，爱惜光阴。

(念) 春蚕难纺织，夏扈督耕行。鸿猷敷自众，驹影惜分从。

(白) 老身，淮阴漂母是也。不幸丈夫早亡，留下一子一女，全凭与人家漂白棉絮。尚有几亩薄田，尚可度日，并无饥寒之忧。天色不早，不免与人家漂絮便了。

(张漂母、王漂母、李漂母、赵漂母同上。)

张漂母、
王漂母、
李漂母、
赵漂母 (同白) 大婶婶开门来!
(大漂母开门。)

大漂母 (白) 何事? 原来几位嫂嫂, 敢莫叫我一同漂絮么?

张漂母、
王漂母、
李漂母、
赵漂母 (同白) 不错不错, 天色不早了, 一同去罢。
大漂母 (白) 你们先行一步, 我随后就来。
(张漂母、王漂母、李漂母、赵漂母同下。)

大漂母 (白) 女儿哪里?
(漂女上。)

漂女 (念) 日初纺棉花, 日暮绩苧麻。
(白) 母亲何事?

大漂母 (白) 娘去漂絮, 你与我送饭, 叫小兄弟好好读书, 吾去了。
(西皮摇板) 你的年岁也不小,
纺棉绩麻要勤劳。
看看天色已不早,
淮阴城边把絮漂。

(大漂母下。漂女关门, 下。)

【第十二场】

(韩信上。)

韩信 (西皮摇板) 饥饿难当干口燥,
不知张家可把饭烧。
(白) 哎, 昨日早饭吃毕, 晚饭时节又到张家, 谁想去晚了, 他们吃完了, 也未曾与我准备饭食, 我只得回去安歇。今日将我饿醒了, 不免张家吃饭便了。
(西皮摇板) 清晨早起雀鸟叫,
怎知韩信心内焦。
看来人不如飞鸟,
饱食高飞乐逍遥。
饥饿难忍我往张家跑,
今日为何静悄悄?
进得门来叫嫂嫂,
(白) 哥哥、嫂嫂哪里?

(张居、张妻同上, 床上摆饭桌。)

韩信 (白) 吓!
(西皮摇板) 晨炊褥食为哪条?

张妻 (白) 这你总不见得跑上来吃饭了罢?

韩信 (白) 哦!
(西皮摇板) 是是是来明白了,
讨厌韩信志不高。

张妻 (白) 一个屁就让你放着了。

韩信 (西皮摇板) 从此再来不打扰,
张妻 (白) 顶好顶好!
韩信 (西皮摇板) 先前恩德不忘抛。
别了兄嫂出门道,
要学伍员去吹箫。

(韩信下。)

张居 (白) 走了走了，床上吃饭真难过，拿下来吃罢。
 张妻 (白) 这一下子他再不会来了。
 (西皮摇板) 今天我把韩信臊，
 量他不来吃酒肴。
 张居 (白)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骗骗你。
 (张居、张妻同下。)

【第十三场】

(韩信上。)
 韩信 (西皮摇板) 只因为韩信少钱钞，
 受人的闲气吾泪嚎陶。
 (白) 咳，张家晨炊褥食，分明讨厌于我。有心寻个事业，只因为世上百样生计，无有一样合我的意者。
 (韩信想。)
 韩信 (白) 有了，昔日姜太公未遇文王，曾垂钓磻溪。想钓鱼一事，又不费力，又是清高，我不免学他的行径，也不失我的身份。倘若钓了鱼卖了钱，也好度日，免得倚食人家，受人家闲气。我就是这个主意吓！
 (西皮摇板) 昔日里吕望曾垂钓，
 胜过吴市去吹箫。
 我将钓竿安排好，
 淮阴河下钓金鳌。
 (韩信下。)

【第十四场】

(四龙套、二旗牌、赵高同上。)
 赵高 (西皮摇板) 李斯全家俱杀了，
 当朝首相是赵高。
 (白) 下官，当朝首相赵高。只因为害了李斯全家，董翳私自逃走，必去报知章邯，倘若上本奏知万岁，与我多有不便。有了，不免奏知二世，就说章邯、董翳、司马欣三人反秦降楚，万岁大怒，一定将他三人全家问斩。章邯吓章邯，叫你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方晓得我的厉害！
 左右，开道上朝。
 (众人同下。)

【第十五场】

(四太监、四宫女、胡亥同上。)
 胡亥 (西皮摇板) 日日欢乐不觉晚，
 夜夜笙歌不觉宵。
 (赵高上。)
 赵高 (白) 启奏万岁：今有章邯、董翳、司马欣三人领兵灭楚，至今未灭，臣想这种毛寇，不难剿除，为何至今不灭？臣心中十分疑惑，差人前至军前打听，果然不出臣之所料：原来他三人受了楚人贿赂，按兵不进，特来奏知陛下。
 胡亥 (白) 如何是好？
 赵高 (白) 陛下但放宽心，臣也曾命人去找章邯，灭楚毛寇，不日剿除。但是章邯三家，若不严加问罪，以禁将来，恐人人效尤，于国事就难办了。
 胡亥 (白) 如此，命卿家特将三家妻子斩首咸阳市上，再传旨天下，章邯、董翳、司马欣三人，一律严拿，就地正法。
 赵高 (白) 领旨。
 (众人同下。)

【第十六场】

(大漂母、张漂母、王漂母、李漂母、赵漂母同上。)

大漂母、
张漂母、
王漂母、
李漂母、
赵漂母 (同唱) 淮阴城外伴青山，
河水清清隐隐寒。
你看小舟撑出风帆里，
呀，查秋波了，呀，锦帆开。

(韩信上。)

韩信 (唱) 步出城西，柳林惊起，
雁鸿飞，将去一个儿，落在树林。
嗒，我为鲜鱼到这里，
我来到这西溪，离却那东溪。
呀，远望一行人，个个皆漂絮。
(白) 哎呀，这桥上好。
(唱) 我要学姜尚垂钓溪，
我要学姜尚垂钓溪。

(韩信钓鱼。)

大漂母 (白) 列位姐儿妹儿们，你看夏去冬来，黄叶飘飘，又是一番景象。我们虽然在此洗衣裳的洗衣裳，漂絮的漂絮，觉得身上冷冷的，何不我们大家唱一个歌儿好不好？

张漂母、
王漂母、
李漂母、
赵漂母 (同白) 好吓！
大漂母 (白) 请吓！
(清江引) 一匹绸作一双鞋，
刚刚才勾上，绣者凤阳府，
钟鼓二楼把门的石狮，
倒有三百另六个，
一百枝牡丹花朵朵大开头，
拔不上的花鞋，拔不上的花鞋哎呀，压根儿走。

(韩信钓鱼，不得，钓得一火蛇。众漂母同怕，韩信用剑斩。)

张漂母、
王漂母、
李漂母、
赵漂母 (同白) 吓死了，吓死了！穷鬼那里去钓。
大漂母 (白) 又不是他有心钓上来的，他是个贫穷人，让他去罢，我们各做各事。

张漂母、
王漂母、
李漂母、
赵漂母 (同白) 遇见这个穷鬼，也算倒了霉。

(韩信叹。)

韩信 (白) 哎！

(韩信钓鱼。)

张漂母、
王漂母、
李漂母、
赵漂母 (同白) 我们还没唱完，还接着吓！
(清江引) 俏冤家进门来，见奴脚儿大，

叫丫环抬着来打着这枝花，
这也花，那也花，更不把鞋一踏，
秋香共腊梅，掌梅并菊花，
四个梅香抬着，四个梅香抬着，哎呀呀，压坏人两个。

(漂女上。)

漂女 (白) 妈吓，这饭来了。
大漂母 (白) 你先回去罢。
漂女 (白) 是。

(漂女下。)

张漂母、
王漂母、
李漂母、
赵漂母 (同白) 哎呀，天色不早，婶母不回去，我们是要回去了。明天见，明天见！
(张漂母、王漂母、李漂母、赵漂母同下。)

大漂母 (唱) 只为生理，替人漂絮，
到这里来忙行过路桥西，
步入在树林里，
咋，只见一个人，看他手把竹竿，哭哭啼啼，
长吁短叹，短叹长吁，好似不遇姜尚垂钓溪。

韩接 (唱) 我且整衣冠，前作一揖，
(反西皮二六板) 我的名叫韩信淮阴年少，
父早亡母又故叫人珠泪嚎啕。

大漂母 (白) 你可曾读过书？
韩信 (反西皮二六板) 幼读书壮习剑兵书了了，
空有才无有运难把名标。

大漂母 (白) 你作何生理？
韩信 (反西皮二六板) 去学吏要运动缺少钱钞，
因此上无事业埋没英豪。

大漂母 (白) 难道说你没有好朋友吗？
韩信 (反西皮二六板) 世态炎凉哪有管鲍，
漂母问我发一发牢骚。
是亲见我俱都跑，
好朋友见我远远逃。
因此上来此垂钓，
饥一顿饱一顿，忍饥挨饿，暂等时光把岁月熬。

大漂母 (白) 我看你面上有饥色，你饿了几顿了？
韩信 (反西皮二六板) 听罢言珠泪掉，
韩信饿了有两朝。

大漂母 (反西皮二六板) 听他言来真苦恼，
好似明珠藏蓬蒿。
我看你是个不凡貌，
日后定然着锦袍。
世态炎凉休计较，
你是大鹏彼是鸱鸢。
我爱王孙非望报，
漂母慷慨比人高。

韩信 (反西皮二六板) 漂母慷慨比人高。
(韩信吃。)
大漂母 (反西皮二六板) 我看韩信好仪表，
搭救英雄不辞劳。
我爱王孙非望报，

(大漂母下。)

韩信 (反西皮摇板) 一饭之恩我记心梢。
耳旁又听人声闹，

(马甲、陶乙同上，同打架。)

韩信 (白) 且慢！
(西皮摇板) 二人争吵为哪条？
(白) 你二人为何争吵？

马甲 (白) 你哪不知道，我告诉你：我是乡下卖油的，听说城里利息大，到城里来卖油。他叫陶乙，他是城里卖油的，他说他在城里卖油起了票拿了税的，城里只准他卖油，不准四乡人来乱卖。我和他商量好了，买卖伙作城里，我两个卖油，赚了利息，二一添作五均分；若是剩下油呢，也是两个分开。往常吾剩下油，按斤两分给他了，今天吾要回乡去，剩的油要少分给我，他作事不公平，因此我们一争吵，是这么一回事。

陶乙 (白) 不是我要讨他便宜，不分给他油，皆因为我们油罐，都是一个七斤，一个三斤，三斤不大好分，我叫他明天再来分，他不肯，因此争吵起来。

韩信 (白) 你们买卖人，万事要忍耐，你打坏他，他不能作买卖，你也要随他到官，两无益处。若有惊天动地之事，性命不要也要打，你若为这五斤油就拼命争斗，我劝你们这样小事忍耐了罢。

马甲 (白) 油不分给我不行。
陶乙 (白) 今天分，我简直分不开！
马甲 (白) 偏要分，偏要分，偏要分！
陶乙 (白) 分不开，分不开，分不开！
韩信 (白) 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我来替你们分。

(韩信分。)

韩信 (白) 这是几斤？
马甲 (白) 三斤。
韩信 (白) 这个呢？
陶乙 (白) 七斤。
韩信 (白) 桶内还有多少？
陶乙 (白) 还有十斤。
韩信 (白) 好，你将三斤桶满了，将这三斤倒入七斤里面，将这三斤再装满了，将油倒入七斤的里面，这七斤里面有了六斤。再将三斤装满了，将三斤的油，将七斤装的满，七斤是满了，三斤的里面，还剩二斤。将七斤的倒入桶内，将这三斤里面这二斤倒入马甲桶内，你这是二斤，你这是八斤挠出里面三斤来，倒在马甲桶内，五斤，五斤，不错。

马甲、陶乙 (同白) 吓！
(同西皮摇板) 今日分油才学大，
韩信 (西皮摇板) 这样分法可是差？
马甲、陶乙 (同西皮摇板) 多谢多谢同回家下，
(马甲、陶乙同下。韩信钓鱼，钓一鱼。)

韩信 (西皮摇板) 抬头看见日影斜。
想起漂母恩义大，
赠我饱饭将我夸。
不知何时骑骏马，

(四无赖、四游人、卜仁、阚才、姜胜同上。)

姜胜 (西皮摇板) 连日气得两眼花。
卜仁 (西皮摇板) 韩信钓鱼西城下，
阚才 (西皮摇板) 快快前去找寻他。
姜胜 (西皮摇板) 来至西城用目洒，
(韩信得鱼。)

韩信 (西皮摇板) 钓得大鱼笑哈哈。
天色已晚回家去罢，

(姜胜夺鱼。)

姜胜 (西皮摇板) 走上前来一把抓。

韩信 (西皮摇板) 为何前来夺鱼鲈?
 姜胜 (西皮摇板) 我有言来听根芽:
 买你鲜鱼多少价?
 韩信 (西皮摇板) 二百钱连小虾。
 姜胜 (西皮摇板) 哪里值得多的价,
 大爷吃鱼赔一赔。
 韩信 (西皮摇板) 韩信眼拙不认得大驾,
 你住在何乡何里我往哪里拿?
 姜胜 (西皮摇板) 恶少年名儿谁不怕,
 韩信 (西皮摇板) 久仰久仰迭迎迓。
 实先君家计萧条度日尚无法,
 要吃我的鱼你把现钱花。
 (姜胜掷鱼。)
 姜胜 (西皮摇板) 听一言来怒气发,
 敢在虎口来拔牙。
 韩信 (西皮摇板) 买卖不成仁义大,
 张口伤人理太差。
 这样骂人失大雅,
 姜胜 (西皮摇板) 当初不该骂某家。
 韩信 (西皮摇板) 劝你不要听闲话,
 姜胜 (白) 回来!
 (西皮摇板) 实实在在有什么差!
 今天定要将你打,
 韩信 (西皮摇板) 又听树上鸣乌鸦。
 忍了罢来回去罢,
 姜胜 (白) 回来!
 (西皮摇板) 我有话问你快些个答:
 你平生不会种庄稼,
 商贾不能作生涯。
 我看你身才长又大,
 无智无勇真肉麻。
 我今与你分上下,
 你敢碰碰你的爸爸!
 韩信 (西皮摇板) 你打架来我不打架,
 初次相逢又不是冤家。
 姜胜 (西皮摇板) 你不打架我要打架,
 你不打你是孙子我是爸爸。
 韩信 (西皮摇板) 双手掩耳装聋哑,
 随便他骂我不答。
 韩信生来智略大,
 统一天下也有咱。
 这种东西不值打,
 何必与他闲磕牙。
 二次忍耐走了罢,
 姜胜 (西皮摇板) 二次上前把手叉。
 你受气受骂不敢打,
 猪头猪脑像忘八。
 为什么又把宝剑挎?
 韩信 (西皮摇板) 家无异物, 只有一件是传家。
 姜胜 (西皮摇板) 我叫你三钻我的腿胯下,
 不然你用宝剑将我来杀。
 两条大路随你走,
 若不然休想转回家。

韩信 (西皮摇板) 恶少年常常欺孤寡,
(韩信想。)

韩信 (西皮摇板) 两旁的流氓笑哈哈。
怒气不息将他杀,
(韩信钻。)

韩信 (西皮摇板) 想忍耐一时免被枷。
认得你, 知道你, 熟识你的相貌, 记住你的人儿再钻胯,
(韩信钻。)

韩信 (西皮摇板) 两旁流氓笑喧哗。
忍着羞含着辱三受胯下,
(韩信钻。众人同羞韩信。)

姜胜 (白) 饶你不死去罢!
(韩信跪, 下。众人同笑。)

姜胜 (西皮摇板) 你看韩信惧怕咱。
阚才 (西皮摇板) 果见壮士本事大,
卜仁 (西皮摇板) 前面请你去喝茶。
(众人同下。)

【第十七场】

(司马欣上。)

司马欣 (西皮摇板) 奉命搬兵到京城,
相府门前见尊阍。
(白) 来此已是, 门上哪位在?
(门官上。)

门官 (白) 什么人?
司马欣 (白) 我名司马欣, 奉了章大将军之命, 回朝搬兵, 要见丞相。
门官 (白) 哦, 你就是司马欣, 丞相上朝未回, 你住在哪里, 少时与你通报。
司马欣 (白) 丞相回来, 你说司马欣, 自然知道, 告辞了。
(门官下。司马欣走圆场。内喊。)

司马欣 (白) 人声呐喊, 闪躲一旁。
(四龙套、四刀斧手、阎乐押章邯、董翳、司马欣三家眷同上, 同下。)

司马欣 (白) 那旁有人来了。
(老民上。)

司马欣 (白) 老丈请了。
老民 (白) 你莫非司马将军?
司马欣 (白) 噤声!
老民 (白) 随我来!
(司马欣、老民同走圆场。)

老民 (白) 前番将军演操, 也曾看见将军指挥他们, 故而言叫一声, 休要见疑。
司马欣 (白) 方才绑入市曹者不知何人, 身犯何罪?
老民 (白) 哎呀, 你怎么还不知道? 幸亏遇见我, 若是遇见旁人, 你的性命难保。如今赵高杀了李斯满门么, 封他为丞相。赵高奏道: 你和章、董三位将军, 皆有谋反之意, 方才要斩的, 就是你三家老小, 你快快逃走了罢。我话已说明, 我也走了, 请请请!

(老民下。)

司马欣 (白) 且住, 原来赵高要害我等, 我在此无益, 四顾无人, 改换了贫民衣服逃走了罢。
(司马欣换装。)

司马欣 (白) 且住, 若走关道, 恐人追赶, 不免由偏僻小路, 逃出函谷关, 去往障南报信便了。
(司马欣下。)

【第十八场】

(四龙套、二旗牌、赵高同上。门官上。)

门官 (白) 丞相下朝来了?

赵高 (白) 府中可有事无事?

门官 (白) 今有章邯命司马欣前来求救, 丞相不在府中, 他回府去了。

赵高 (白) 好, 正要拿他, 他倒来了。

(四龙套、阎乐同上。)

阎乐 (白) 启禀丞相: 小婿奉命监斩章、董、司马欣三家已毕, 特来复命。

赵高 (白) 你来得正好, 今有司马欣回朝搬兵, 命你去到他府, 拿来见我。

阎乐 (白) 遵命。

(阎乐、四龙套同下。)

赵高 (白) 司马欣吓司马欣,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自来投!

(四龙套、阎乐同上。)

阎乐 (白) 启大人: 小婿各路搜寻, 并无踪影, 那司马欣一定闻风逃走了。

赵高 (白) 我料他必去报知章邯, 命你带兵追赶, 不得有误!

阎乐 (白) 遵命。

(众人同下。)

【第十九场】

(四漂母、大漂母、四洗衣婆同上。)

大漂母 (西皮摇板) 人生富贵皆命运,
衣食饱暖莫贪心。

张漂母 (白) 漂母, 我们都是寒苦人家, 吃饭很不容易, 为什么好的饭给韩信吃? 不可年轻的吃年老的, 与理不合罢!

大漂母 (白) 恻隐之心, 人皆有之。你看韩信, 终日不得一饱, 我们虽然寒苦, 日食尚到不缺, 比那韩信总强的多了。我见韩信如此可怜, 故而生下怜贫济困之意。

王漂母 (白) 你老人家虽然心地慈悲, 但是韩信是个不成器的东西。他常常倚食, 懒惰习惯, 你老人家给他饭吃, 看看数十天了, 你老人家毫不厌倦之色, 他也好吃了人家东西, 也无推辞之意。看起来他没有什么大志向。

大漂母 (白) 他的志向你们不知。他倚食人家, 不过暂时英雄落魄。我看这个人智勇双全, 日后功名未可量也!

李漂母 (白) 你说他智勇双全。他倚食人生, 自己不谋生, 志在哪里? 要说是勇, 那更笑话了。那一天有个恶少年夺他的鱼, 还对韩信说, 你常说力大, 常挎宝剑, 要有勇把他杀了, 若无勇在裆下钻了三次。

(四漂母同笑。)

李漂母 (白) 这都是我们当家的亲眼看见的。这样羞辱, 他都受了, 可见得他胆小心怯, 无勇无智的人!

四漂母 (同笑) 哈哈!

赵漂母 (白) 不但他们要笑, 我们也要笑, 哈哈!

大漂母 (白) 哎呀, 你们哪里晓得管仲坐囚车、五羊皮赎百里奚之故事吓!

(西皮摇板)

昔日有个小苏秦,
运败时乖被人轻。
六国封相功莫问,
可怜韩信少人闻。

张漂母 (西皮摇板) 韩信懒惰不发奋,
(张漂母下。)

王漂母 (西皮摇板) 胆小怎能比古人?
(王漂母下。)

李漂母 (西皮摇板) 受辱胯下少人品,
(李漂母下。)

赵漂母 (西皮摇板) 自古救急难救贫。
(赵漂母下。)

大漂母 (西皮摇板) 村妇怎知英雄本,

何必对牛去弹琴。

(漂女上。)

漂女 (白) 母亲饭送来了，天色不早，回去吃罢。

大漂母 (白) 你且放下，儿先回去，娘我就要来的。

漂女 (白) 是。

(漂女下。四洗衣婆同下。)

大漂母 (白) 且住，我看韩信，乃盖世英雄，见他面有饥色，不忍英雄饿死，故尔赠他一饭。怎奈他不肯出头，我不免等他到来，用言语激动与他便了！

(大漂母想。)

大漂母 (白) 吓，天到这般时候，他往哪里去了？

(韩信上。)

韩信 (白) 吓，漂母。

大漂母 (白) 你往哪里去了？

韩信 (白) 漂母有所不知：只因在此钓鱼，偏偏没有钓着，多蒙漂母赠我饭饱，我感激万分。但是常常如此，心下不忍。钓鱼么，又天天钓不着，故尔到上流钓得鱼，也好卖钱糊口。今天去钓一天——

大漂母 (白) 钓了多少鱼？

韩信 (白) 一尾也没有钓着。哎呀，时运不好，连鱼都钓不着了。

大漂母 (白) 你休烦恼，且等下来，在这里吃饭罢。

韩信 (白) 这……

大漂母 (白) 这有什么客气吓，快些吃罢。

韩信 (白) 谢漂母！

(韩信吃饭。)

大漂母 (西皮摇板) 苍天又把英雄困，
衣裳褴褛如鹑鹑。

三餐不周谁怜恤，

韩信 (三笑) 哈哈，哈哈，哈哈！

大漂母 (西皮摇板) 韩信发笑为何情？

(白) 你为何发笑？

韩信 (白) 我笑这世态炎凉，亲友见我落魄，尽皆躲避。我自到河下钓鱼，偏偏遇见了漂母，这样心地仁慈赠我一饭。数来一连数十日了，漂母毫无鄙吝之色。哎，难得难得！实不相瞒，我自幼至今，终日一饥半饱，惟有这数十日，天天饱食。漂母哇漂母，除非我死了，不要讲了，我有日得志，定当重报漂母之恩德！

大漂母 (白) 呀呸！你这样衣不裹体，讲什么报答？你自己一顿饱饭都不能谋得，成得什么丈夫，我哀王孙而进食，与你饱饭吃，是可怜你吓！我何曾望你报答？我何用你这种人来报答，我看起来你真真是个没有出息的东西，令人可恼！

(西皮摇板) 我哀王孙救你命，

岂是有心望报恩。

群雄四起不争竞，

忍教明珠埋风尘。

韩信 (西皮摇板) 漂母一言来提醒，

我有一言要禀明。

(白) 非是韩信懒惰，天下群雄四起，大楚将军，项燕之后，起义江东，最为强胜，如今领兵西征，久欲往投。但是韩信三餐不能自饱，焉有盘费投效，故尔忍辱，至今惭愧吓惭愧！

大漂母 (白) 既然如此，我小有积蓄，赠与你以作盘费如何？

韩信 (白) 若得如此，韩信尚能得地，必当何以报答！

大漂母 (白) 我哀王孙，非望报也。但愿你一举飞鸣，有我漂母二字也就足矣。在此少等。

(西皮摇板) 韩信在此等一等，
我赠你盘费去投军。

(大漂母下。)

韩信 (西皮摇板) 韩信贫穷无人问，
多蒙漂母眼垂青。

赠饭助银无鄙吝，

(大漂母上。)

大漂母 (西皮摇板)

打发韩信早登程。

韩信 (白)

漂母哇!

(二黄原板)

自幼儿父早亡母又丧命，
九里山选墓地葬了母亲。
家徒四壁余一剑无人指引，
无银钱难为吏又难经营。
众宾朋他见我俱都逃奔，
因此上执竹钓竿来到河滨。
蒙漂母德重仁慈种种，
令我韩信可敬又感在心。
但愿得此一去若有寸进，
我韩信铭五中感谢万分!
漂母吓!

大漂母 (二黄原板)

时不济运不通空有本领，
恰好似失群雁难以飞鸣。
在此桥受胯下多亏你忍，
恶少年羞辱你牢牢记心。
但愿你公孙枝早把兵领，
但愿你颖考叔螯弧先登；
但愿你鲁朝越三鼓得胜，
但愿得齐宣王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一鸣惊人。

韩信 (二黄原板)

辞漂母上阳关路途来进，
这恩德记在心不敢说报恩。

(韩信下。)

大漂母 (二黄原板)

韩信前程不可问，
定作公侯第一名。

(大漂母下。)

【第二十场】

(四秦兵、章邯、董翳同上。)

章邯 (西皮摇板)

司马欣求救无音信，
倒叫本帅挂在心。

(报子上。)

报子 (白)

司马将军回营。

章邯 (白)

有请!

报子 (白)

有请。

(报子下。司马欣上。)

司马欣 (白)

参见上将军!

章邯 (白)

搬兵怎么样了?

司马欣 (白)

可恨赵高忌贤妒能，将你我三家老小，绑至市曹，一齐斩首!

章邯、

董翳 (白)

好贼子吓!

章邯 (西皮摇板)

平白无辜遭拿问，

董翳 (西皮摇板)

杀我全家为何情?

章邯 (西皮摇板)

有朝搬兵咸阳进，

万别赵高报冤恨，

司马欣 (白)

事已至此，不必悲伤。不如归顺项羽，立约进关，可以拿住赵高，与举家报仇，不缺封侯之位。

章邯 (白)

前番命董翳将军往楚营议降，因将军未归，故未决断。怒恼项羽，领兵来攻，故尔兵退洹水。此番再去议降，恐项羽不肯容纳，如何是好?

司马欣 (白) 不妨。项羽叔父项梁，本是故交。楚国亡后，他叔侄逃至栎阳，身犯重罪，被拘狱中，末将那时身为狱吏，将他叔侄放走。他若念在旧恩，必容归降。

章邯 (白) 如此多加小心。

司马欣 (白) 得令！

(众人同下。)

【第二十一场】

(子弟兵、项伯、项庄、丁公、季布、司马印、张敖、桓楚、臧荼、田安、陈英、吴芮、英布、张耳、范增、项羽同上。)

项羽 (西皮摇板) 章邯犹疑未决定，
某家兵渡三河津。
杀得章邯不成阵，
秦兵倒退胆怕惊。
马到之处如齏粉，
叱咤一声尽消魂。
入网之鱼难投奔，
谅他飞鸟难飞腾！

(钟离昧上。)

钟离昧 (白) 启上将军：秦国长吏司马欣求见。

项羽 (白) 哦呵呀，昔日亡国之时，我同叔逃至栎阳，身犯重罪，多亏司马欣释放之恩。他既到此，鼓乐相迎！

钟离昧 (白) 鼓乐相迎！

(司马欣上。)

司马欣 (白) 将军！

项羽 (白) 恩公！来来来，这是我恩公司马欣，这是各路诸侯，一同见过！

司马欣 (白) 各路诸侯请了！

众人 (同白) 司马欣将军请了，请坐！

项羽 (白) 昔日栎阳多蒙相救，项羽感谢不忘也！

司马欣 (白) 岂敢！将军威镇天下，可喜可贺！

项羽 (白) 将军此来莫非为章邯投降之事么？

司马欣 (白) 正是，还望将军收纳。

项羽 (白) 前番准其投降，他不该用缓兵之计，诈降于我。

司马欣 (白) 前番也非缓兵之计，因为我在咸阳未归，故尔未曾决定。今二世无道，听赵高逸言，将我三家老少，尽皆斩首市曹。我等无家无国，若蒙收留，我等情愿反戈攻秦，效死麾下。

项羽 (白) 既然如此，我和诸侯在洹水之南，殷墟之上，与章邯将军会盟。英布将军听令：随恩公前去，立章将军为雍王，某专候回音。

英布 (白) 得令。

司马欣 (白) 谢将军。

(司马欣、英布同下。)

项羽 (白) 各路诸侯，你看章邯降意如何？

张耳 (白) 赵高杀了他三家老小，章邯降意已决，谅他决无反悔。

项伯 (白) 章邯杀了我兄长项梁，今准仇人归降，难免被人谈论也！

项羽 (白) 哼！

范增 (白) 我想章邯，杀武信君，乃是各为其主。况且我军粮草不足，不如听其归降，岂可为私仇而误公事？

项羽 (白) 着吓！亚父之言，讲得是。某一言既出准其投降，焉能反悔？叔父你不必多言。

(西皮摇板) 将令一出有定准，
汝莫多言乱胡云。

项伯 (西皮摇板) 项羽为人多残忍，
只为图名忘了亲。
怒气不息出营门，

早择明主保自身。

(项伯下。韩信上。)

韩信 (西皮摇板) 不分昼夜来投奔，
哪管带月与披星。
只为功名心甚胜，
仗剑来投到楚营。
(白) 来此已是楚营，里面哪位听事？

(旗牌上。)

旗牌 (白) 做什么的？

韩信 (白) 投军的。

旗牌 (白) 我们的军兵多够用了，用你不着。

韩信 (白) 你可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我是个好的吓！

旗牌 (白) 哦，你是一个好的呀？你由哪里来的？

韩信 (白) 我由淮阴来的。

旗牌 (白) 哦，你是淮阴人？这么一说，咱们是同乡，我给你通禀一声，少站。
启上将军：有一淮阴人仗剑来投，他言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他出大言，一定求见，不知大将军可容相见？

项羽 (白) 他叫何名字？

旗牌 (白) 这……他尚未通知，待我问他。

项羽 (白) 且慢，若无名之辈，不容相见，叫他去罢。

范增 (白) 且慢，他既出此大言，必有些本领，将他唤来，待我试问，若有才学，将他入用；若无才学，将他充为兵卒，也是好的。

项羽 (白) 但凭亚父，唤他进来。

旗牌 (白) 同乡人唤你进来，小心回话。

韩信 (白) 是。

旗牌 (白) 随我进来。
这是上将军，这是亚父，各路诸侯，将军在上，你向前拜见。

韩信 (白) 上将军、亚父、各路诸侯，某有礼了！

项羽 (白) 你来投军，有何英勇？

韩信 (白) 我无有英勇。

项羽 (白) 你无英勇，来此何干？

韩信 (白) 用兵之道，非仗英勇，全仗谨慎而已。

范增 (白) 将之谨慎有几？

韩信 (白) 所慎有五。

范增 (白) 哪五慎？

韩信 (白) 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

范增 (白) 何为兵机？

韩信 (白) 兵有四机。

范增 (白) 哪四机？

韩信 (白) 一曰气机，二曰地机，三曰事机，四曰力机。

范增 (白) 何为理？

韩信 (白) 军队齐整为理。

范增 (白) 何为备？

韩信 (白) 出兵如同见了敌兵为备。

范增 (白) 何为果？

韩信 (白) 交战之时，令兵卒无贪生之意，乃为果。

范增 (白) 何为戒？

韩信 (白) 纵然战胜敌兵，令士卒莫生骄傲之心，照从前一样的防卫，乃为戒。

范增 (白) 何为约？

韩信 (白) 军士奉令不辞，师出之日，以死为荣，乃为约。是为五慎。

范增 (白) 何为气机？

韩信 (白) 百万之中，凭一人指挥，乃为气机。

范增 (白) 何为地机？

韩信 (白) 熟知地理，凭险埋伏，乃为地机。

范增 (白) 何为事机？

韩信 (白) 善用奸细，使敌军君臣瞞怨，自相残杀，于中取利，是为事机。

范增 (白) 何为力机？

韩信 (白) 两军对阵，全凭勇力，乃为力机。我若用兵，以柔克刚，不知亚父以为如何？
(范增惊。)

范增 (白) 哎呀，上将军，此人真乃将才也，将军理当重用才是！

项羽 (白) 嗯，你叫什么名字？

韩信 (白) 小某名叫韩信。

旗牌 (白) 你就是韩信哪？

哎呀，上将军这个人靠不住，他是淮阴人，是我同乡，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他的坏名誉我是听旁人讲的，他自己连自己都养不起，跟了漂母去求饭吃，把自己的母亲也活埋了。那一天有个人欺负他，说道你有宝剑，有胆子把我杀了，没有胆子从我裆里过去！

丁公 (白) 他钻了没有？

旗牌 (白) 他没少钻，他才钻了三次！

项羽 (白) 嘿，胆小无勇，焉能为将，又出帐去！

范增 (白) 且慢！韩信忍小辱，有大谋，将军不可轻视，若是不用，被他人用去，恐是后患。

项羽 (白) 这样无勇之辈，焉能成事？亚父多虑了。也罢，将韩信编入小军队内。

范增 (白) 哦呀，编入小军队内，岂不是大才小用？将军还要重视韩信！

项羽 (白) 看亚父之面，赏你为执戟郎官出帐去罢！
(韩信摸腰，看范增，叹。)

韩信 (白) 谢将军！
(韩信下。英布上。)

英布 (白) 参见上将军。

项羽 (白) 章邯降意如何？

英布 (白) 某见章邯，将上将军之意，对他言讲。章邯十分欢喜，命某回来禀知，择日受降。

项羽 (白) 如此亚父传令在殷墟筑台，和诸侯为盟灭秦，择吉登位。

范增 (白) 得令。
(范增下。)

项羽 (白) 章邯归降，嬴秦可灭，乃是天大喜事。速备盛宴，与众诸侯同饮，掩门！
(众人同下。)

【第二十二场】

殷桃娘 (内西皮导板) 殷桃娘思父仇珠泪满面，
(殷桃娘上。)

殷桃娘 (西皮原板) 我心中好一似万箭来穿。
忍悲痛定把那项羽头断，
自古道杀父仇不共戴天。

(白) 奴殷桃娘。我父殷通，为会稽太守。只因为目不识丁，误招项梁，同谋叛秦。可怜吾父被项羽杀死，多蒙师父尉缭子赠我兵书，传我武艺，指点于我：诸事忍耐，往东南投奔，后来和韩信成为夫妇，共报此仇。故此同丫鬟春莺逃至虞家庄改名寒宿雨，多蒙虞姬收留。只因为虞姬许配与项羽，故我主仆也混进楚营，是我遍查楚营将士，并无韩信之名。不知我爹爹冤仇，何日得报也！

(西皮摇板) 楚兵将士千千万，
无有韩信为哪般。
非是桃娘思淫乱，
只为父亲山海冤。

(春莺上。)

春莺 (西皮摇板) 方才韩信有才干，

项羽不用也枉然。
 (白) 参见小姐。
 殷桃娘 (白) 你到帐前有何军事?
 春莺 (白) 章邯投楚, 在殷墟设台, 会合诸侯, 订盟灭秦。我还打听着小姐天大的喜事。
 殷桃娘 (白) 我父仇未报, 愁忧万分, 喜从何来?
 春莺 (白) 尉繚子师父说你与韩信有姻缘之份, 方才大帐来了淮阴人韩信前来投军。
 (殷桃娘羞。)
 春莺 (白) 小姐不要害臊, 韩信来了, 报仇有日, 何必害羞?
 殷桃娘 (白) 不知他才学如何?
 春莺 (白) 范增称赞他的才学, 叫项羽重用。
 殷桃娘 (白) 哎呀!
 春莺 (白) 小姐别着急, 项羽说韩信受辱胯下, 乞食漂母, 逐出不用。范增再三地劝阻, 才用为执戟郎官。
 殷桃娘 (白) 咳, 谢天谢地! 项羽不重用韩信, 乃我爹爹有灵也, 我父仇可报了。章邯投降, 快随我进帐去见虞姬, 假意庆贺便了。
 (殷桃娘、春莺同下。)

【第二十三场】

虞姬 (内二黄导板) 听谯楼打二更夜已过半,
 (四歌妓、四宫女引虞姬同上。)
 虞姬 (二黄原板) 画角哀斗牛寒冷露营盘。
 思家乡不由我自思自叹,
 思国事不由我终日寡欢。
 幸喜得寒宿雨贤妹陪伴,
 (春莺、殷桃娘同上。)
 殷桃娘 (二黄原板) 假欢笑报军情,
 春莺 (二黄原板) 泪要沾干。
 (白) 参见夫人。
 殷桃娘 (白) 参见小姐。
 虞姬 (白) 贤妹少礼, 主仆哪里去了?
 殷桃娘 (白) 自从赵地见姐姐, 终日愁烦, 故尔前来打听军情。闻听章邯投降, 约在殷墟, 会合诸侯灭秦, 特来报知。
 虞姬 (白) 当真?
 殷桃娘 (白) 当真。
 虞姬 (白) 待奴谢天谢地! 章邯投降, 灭秦有日也。
 (二黄摇板) 从此生灵免涂炭,
 满斗焚香谢苍天。
 春莺 (二黄摇板) 必须速速备酒宴,
 殷桃娘 (二黄摇板) 与你庆贺解心烦。
 (众人同下。)

【第二十四场】

(韩信执戟上, 执戟郎甲、执戟郎乙、执戟郎丙执戟、四龙套、项羽、范增、张耳同上。)
 项羽 (点绛唇) 旌旗招展, 盔缨灿烂, 刀光闪, 斗中皆寒, 诸侯共登坛。
 (子弟兵自两边分上。田都、田安、陈英、吴芮、臧荼、张敖、司马印、英布、桓楚、董翳、司马欣、章邯同上。)
 章邯 (白) 项将军, 我章邯忠心为秦, 可恨赵高害我三家呵!
 项羽 (白) 将军且免悲伤。赵高害民欺主, 残杀无辜。有朝入关, 拿住赵高与将军报仇!
 范增 (白) 吉时已到, 请将军执牛耳。
 项羽 (白) 不恭了!
 祝告, 皇天后土, 项羽令诸侯灭秦, 祸福相共, 若有二意天厌之!

章邯 (白) 某等整顿兵将，再听指挥，告辞了。

(章邯、董翳、司马欣同下。)

项羽 (白) 回营!

(众人同下。)

【第二十五场】

(四舞女、殷桃娘、春莺、虞姬同上。)

虞姬 (念) 桂影承霄月，

殷桃娘 (念) 虹辉接曙云。

虞姬 (白) 贤妹，上将军往殷墟山前结盟，犹恐章邯降意不坚，以生变故。

殷桃娘 (白) 章邯内忧，攻已无路可走，况且被上将军数战，如同绵羊遇虎，奴料他决无反意。纵然有诈，上将军英雄盖世，料然无事，姐姐何必多虞？

春莺速速替夫人传令：准备酒宴，替上将军庆贺成功。

春莺 (白) 遵命。

(范增上。)

范增 (念) 纵横战九阵，舒旗引三军。

虞姬 (白) 上将军呢？

范增 (白) 如今上将军，在殷墟山合盟，威服诸侯，执牛耳为盟主，引兵回来，就要到营了。

殷桃娘 (白) 你这可以放心了。

项羽 (内白) 众将官！

众人 (内同白) 吓！

项羽 (内白) 回营！

(项羽、子弟兵、龙套、丁公、季布、钟离昧、项伯、项庄、执戟郎甲、执戟郎乙、执戟郎丙、韩信执戟同上，众人自两边分下，项羽坐。)

虞姬 (白) 恭喜将军，贺喜将军！威服章邯，秦人丧胆。

殷桃娘 (白) 率领诸侯，灭秦有日，可喜可贺！

春莺 (白) 启将军、夫人和我家小姐，备得有宴，与将军庆贺。

项羽 (白) 且慢，各路诸侯，同章邯、董翳、司马欣就要前来，速速大摆酒宴，少时合诸侯畅饮尽欢。

虞姬 (白) 春莺速速传令下去。

春莺 (白) 得令。

(春莺下。)

项羽 (白) 亚父那日破釜沉舟之时，想不到今日之事。

范增 (白) 今日之乐，皆是钜鹿城下九败章邯之功。老夫想来从古至今，也没有将军这样战法。将军神勇智略，令人钦佩！

项羽 (白) 亚父夸奖了！

虞姬 (白) 将军兵少，怎生反胜章邯？九战之事，妾身只耳闻，未曾目睹其事。

殷桃娘 (白) 何不将阵前对敌之事，讲说一遍，小妹洗耳恭听。

范增 (白) 老夫也好领略些余威。

项羽 (白) 提起某破釜沉舟九战章邯之事，当先饮三大杯。酒来！

(项羽饮。)

项羽 (白) 哈哈，章邯虽然兵多将勇，怎敌我拔山举鼎之力，怎敌我八千誓死不过的好健儿，怎敌我有进无退兵将乎！

(四门子) 凌空中隐隐的阵尘起，
看、看、看项羽展旗挥。

(白) 酒来！

(四门子) 听、听、听、听、听章邯领兵攻赵地，
哈哈，这便是战疆场把命催。

(白) 酒来！

(四门子) 我杀！

(项羽出坐。)

项羽 (四门子) 杀得他兵似泥将似芥,
犹赛吊民伐罪。

(白) 酒来!

虞姬 (白) 那章邯这九战可败出钜鹿城否?

项羽 (四门子) 那早解了赵关隘铁锁围,
(白) 酒来! 钜鹿城之战乎!
(四门子) 凭着备玉箭神枪乌骓,
哎呀, 军呵!

(项羽立。)

项羽 (四门子) 步儿是忙马儿催,
休比那等闲辈看花游戏。
马儿似龙人儿似羸,
呀, 快整顿冲天志气!

(钟离昧上。)

钟离昧 (白) 众诸侯到。

项羽 (白) 摆队相迎!

钟离昧 (白) 摆队相迎!

(众人同上。)

章邯 (白) 上将军!

项羽 (白) 请, 这是拙荆虞姬, 这是拙荆义妹寒宿雨, 见过各路诸侯。

虞姬、
殷桃娘 (同白) 各位将军万福!

众人 (同白) 夫人、寒小姐请了!

春莺 (白) 启夫人: 宴齐。

项羽 (白) 丁公、项庄把盏。

(项羽坐席。四宫女、四歌妓同上。)

众人 (同白) 请!

项羽 (白) 诸位将军, 天下如何可算英雄?

丁公 (白) 不对, 万事英雄者, 应当看风驶船, 见貌辨色。近可以致君于尧舜, 退可以自保一身而有余。一个人虽然不可朝三暮四, 三不妨这个, 这个这个, 咳, 虽然不可太势了, 大凡反复无常, 然而也不……这个……就是这个!

范增 (白) 哈哈, 像丁公这样议论, 真是这个这个……了。想凡为英雄者, 须当有王佐之才, 运筹帷幄之中, 成功立业, 统一天下, 方为英雄呢!

章邯 (白) 亚父言得不差, 但是也要有万夫不挡之勇, 拨乱反正之才, 还要晓识时务, 能够弃暗投明, 所以识时务, 可为俊杰!

司马欣 (白) 我想项将军, 天神下界, 真是天下第一英雄。我等庸碌之辈, 何必多发议论?

丁公 (白) 是呀, 自古至今, 会拍马屁者, 才算英雄, 司马将军是大大英雄!

项羽 (白) 我想只有一个。

(范增拍案。)

范增 (白) 莫非说的刘邦沛公公?

项羽 (白) 刘邦何足道哉!

众人 (同白) 是吓, 刘邦何足道哉, 上将军是英雄也!

(项羽笑。)

项羽 (白) 想英雄必有名马, 必有美人, 英雄必佩宝剑。项羽不才, 若论英雄, 名马我有乌骓, 日驰千里; 若论美人, 我有虞姬, 花容月貌; 我有宝剑磨空, 快利犹如霜雪, 小用足以防身, 大用可定天下。看某统领百万雄兵, 投鞭可以断流, 叱咤使风云色变。论富天下的仓廩府库, 何愁不在某掌握之中, 论贵诸侯个个低头朝拜, 试问从古至今的英雄者哪个比得?

韩信 (白) 将军此言差矣! 凡为英雄者, 不但要勇猛过人, 还须要仁义服众, 所以真英雄, 本仁义之心, 舍身为天下。不为功名舍身, 救百姓, 也不是利益。那些贪图富贵自私自利之辈, 纵然统领百万雄兵, 也不过是个害百姓, 好大喜功的一个贼, 不是真正英雄。凡为英雄者, 要有眼力, 能识英雄, 不认得英雄, 就不是个英雄也!

(项羽变色。)

项羽 (白) 唔!

(众人同惊。)

范增 (白) 上将军, 韩信言论正当, 是个英雄, 还望上将军重用!

项羽 (白) 韩信一概空谈, 哪有勇略? 想他乞食漂母, 受辱胯下, 某若重用, 岂不被诸侯耻笑?

范增 (白) 若不重用, 速速将他斩首!

项羽 (白) 唔!

殷桃娘 (白) 亚父说哪里话来, 韩信无罪, 若斩了他反被天下耻笑, 以为惧他, 反成了他的名儿? 将军若斩此无耻之人, 有污将军宝剑。

虞姬 (白) 贤妹言得极是吓。
韩信, 你看众诸侯在此饮酒, 高会谈论英雄, 汝不过小小执戟郎官, 胆敢多言, 真乃大胆!

殷桃娘 (白) 是吓, 受辱胯下, 乞食漂母之人, 尚敢腆颜议论, 还不下站!

韩信 (白) 是。

(韩信领情, 殷桃娘送情。)

虞姬 (白) 将军, 今日会合诸侯, 乃大喜之日, 理当畅饮尽欢, 不可动怒。

项羽 (白) 这样无耻无勇之辈, 哪个计较他!

虞姬 (白) 待妾歌舞一回, 以助上将军清兴。

众人 (同白) 岂敢!

殷桃娘 (白) 小妹奉陪玩耍玩耍。

项羽 (白) 你们既然这样高兴, 待某也唱歌儿, 看酒来!

(唱)
抚长剑兮倚崆峒,
挥大纛兮扬雄风。
击鼙鼓兮走蛇龙,
山河动兮诸侯景从。

(虞姬舞。)

虞姬 (唱)
整罗袖裹殷红旋素足兮,
舞迴风霏青雾兮。
濛濛庭燎照兮,
春融融剑戟卫兮,
森森重重富贵归故乡兮, 欢乐无穷。

(殷桃娘舞。)

殷桃娘 (唱)
庭燎照兮, 舞惊鸣弦欲断兮,
声琤琮剑戟卫兮, 森重重。
嗟富贵兮, 如樊笼,
哀我茕独期谁适谁从。
含冤我兮, 忧心忡忡,
强欢笑兮, 畴为容。

虞姬 (唱)
揽子袂兮, 舞从容,
子心爱兮, 我心亦同英雄兮。
儿女今兮, 英雄嘉兮,
休负卿逍遥兮。

(白)
酒来!

(虞姬舞。项羽三笑。)

项羽 (白) 歌舞皆妙, 浮一大白, 诸公请!
(四门子)
都只为始皇无道,
因此上苍来发怒,
天差下项羽占世界。
龙盘虎踞一壁厢,
引着号旗执着歌戟。

(擂鼓鸣钟。执戟郎甲、执戟郎乙同吹角。项羽醉。)

虞姬 (白) 将军仔细了。

(项羽吐。)

项羽 (四门子) 今有那八千子弟，
诸侯人物争天下，
竞帝都，他们先立起英雄霸主。

(项羽吐。)

虞姬 (白) 将军酒醉，请各位将军各自回营。
众人 (同白) 告辞了！
(众人自两边分下。)

虞姬 (白) 亚父传命，各自严防才是。
范增 (白) 夫人言得是。
丁公巡营，须当小心。
丁公 (白) 得令。
(丁公引执戟郎甲、执戟郎乙、执戟郎丙、韩信同下。)

范增 (白) 各位将军，各自防守。
众人 (同白) 得令。
(众人同下。)

虞姬 (白) 将军醉得这般光景，速搀入后帐。
(四宫女、四歌妓春扶项羽同下。)

殷桃娘 (白) 且住！尉繚子师父言道，我与韩信有姻缘之份。奴只说一句空话，哪知果有其人。方才听他一遍议论，暗骂项羽，不但才略高大，并且胆气过人。奴若能配此人，何愁父仇难报。幸喜项羽不肯重用于他，奴不免趁他们酒醉，这时去见韩信……哎，也说得不得了，托其终身，约他逃走，再图报仇便了！
(西皮摇板) 愿许婚姻同患难，
犹如同病共相怜。

(殷桃娘下。)

【第二十六场】

(韩信上。)

韩信 (西皮摇板) 项羽生来多勇敢，
不识英才也枉然。
(白) 咳！心想来到楚营，建功立业，将我平生所学，施展施展，作一番惊天动地之事。谁知项羽有勇而无谋，不听范增之言，不肯重用于我，与我一个小小执戟郎官。本当不仕，怎奈我家贫无依，只得暂受此职，以待明主便了。哎呀！我师父言道，我有了妻室，方能交运，我的妻子，叫什么樱桃？哎呀，樱桃吓樱桃，但不知你在哪里？
(西皮摇板) 师父言逢樱桃方把运转，
看起来我的妻还在天边。

(殷桃娘上。)

殷桃娘 (西皮摇板) 我这里访韩信四下观看，
韩信 (西皮摇板) 我这里走上前急忙阻拦。
因何故独自奔满营窥探，
殷桃娘 (西皮摇板) 奉大人将令巡查营盘。
韩信 (西皮摇板) 小女子甚是柔弱何必冒险？
待未将替查看请放心宽。
殷桃娘 (西皮摇板) 你可知巾帼中也有好汉，
我问你名和姓快对我言。
韩信 (西皮摇板) 我的名叫韩信今奉差遣，
巡营哨查仔细执戟郎官。
殷桃娘 (西皮摇板) 果然是小韩信不差半点，
未启齿羞答答面带红颜。
(白) 你就是韩信，可认得我？
韩信 (白) 好像认得的，好像不认得。

(殷桃娘笑。)

殷桃娘 (白) 你到底认得不认得?

韩信 (白) 好像方才在帐中看见过夫人。

殷桃娘 (白) 呸! 我们还是姑娘咧。

韩信 (白) 哦, 看见小姐, 不知是与不是?

殷桃娘 (白) 是的。方才就是上将军要杀你, 若不是我一句话, 你命休矣。

韩信 (白) 哎呀, 我倒忘了, 谢救命之恩!

殷桃娘 (白) 罢了。我看你盖世英才, 项羽为何不重用你?

韩信 (白) 哎, 他说我在淮阴的时节, 乞食漂母, 受辱胯下, 说我无勇无耻, 故尔不用。

殷桃娘 (白) 你为何乞食漂母?

韩信 (白) 我一心专意习学军事的学问, 俗事皆非所愿, 况且家中贫寒, 三餐不足。蒙漂母赠银, 终身不忘也。

殷桃娘 (白) 这也难怪, 你为何受辱胯下呢?

韩信 (白) 淮阴恶少年欺压于我, 本当将他杀死, 岂不与他偿命? 想我这有用之身, 偿了无用之命, 有些不值得。吓, 常言道得好, 小不忍者乱大谋。

殷桃娘 (白) 你既有学问, 项羽不重用于你, 你就该另投明主才是。

(韩信惊。)

韩信 (白) 你是什么人, 为何这样盘诘与我?

殷桃娘 (白) 你休要疑心, 我也是在此避难的。我见你是个英雄, 才将我胸中之事, 对你言讲。实不相瞒, 我与项羽有杀父之仇, 虽蒙虞夫人厚待, 结为异姓姊妹, 我在此不过忍耐时光而已。我见你英雄未遇其主, 故尔怜惜, 劝你他投, 何必疑心。

韩信 (白) 多蒙惜爱, 我遍观诸侯, 皆碌碌之辈, 我故尔忍耐, 以待明主。

殷桃娘 (白) 你不他往, 项羽杀你, 大有危险。

韩信 (白) 哼, 项羽寡谋无断, 他既不听范增之言, 不能重用于我, 料他决不会听范增之言而来杀我。放心放心, 我稳如泰山, 决无妨碍。

殷桃娘 (白) 你家中还有什么人?

韩信 (白) 就是一位母亲又死了。

殷桃娘 (白) 可有……

韩信 (白) 有什么?

殷桃娘 (白) 可有、可有妻子否?

韩信 (白) 三餐尚无着, 焉有妻子?

殷桃娘 (白) 你没有, 看起来我二人到是天成一对。

韩信 (白) 什么?

殷桃娘 (白) 一对, 苦命哪!

(殷桃娘哭。)

韩信 (白) 你到底是什么苦命, 我还是不明白。

殷桃娘 (白) 我方才言过, 我爹爹被项羽杀死, 岂不是苦命?

韩信 (白) 项羽杀你爹, 难道他不怕你报仇吗?

殷桃娘 (白) 我之真情, 项羽不知, 又恐事有泄漏, 故此寻访将军, 成为夫妇, 一同逃去另想计谋。

韩信 (白) 哎, 樱桃是我的妻子, 寒宿雨我是不要的吓。你这女子, 不知羞耻, 作此淫奔之事。上将军知道, 那还了得, 还不退下!

殷桃娘 (白) 将军!

(丁公引执戟郎甲、执戟郎乙、执戟郎丙同上。)

韩信 (白) 口号!

(韩信挑撩灯藏。)

丁公 (白) 平——

韩信 (白) 安。

(丁公、执戟郎乙、执戟郎丙同下。执戟郎甲看, 执戟郎甲惊, 下。韩信、殷桃娘同下。)

【第二十七场】

(春莺上。)

春莺 (西皮摇板) 适在帐中摆酒宴,
不见小姐心挂牵。
奉命寻找嫌迟慢,
(殷桃娘上。)

殷桃娘 (西皮摇板) 又见春莺在面前。
春莺 (白) 小姐你往哪里去了?
殷桃娘 (白) 是我去寻韩信, 约他逃走。不想他不肯, 反被他羞辱一场, 令人可恼。如今虞姬可曾安眠?

春莺 (白) 将军酒醉, 尚未安眠。因不见小姐, 故尔命我寻找。
殷桃娘 (白) 如此趁项羽酒醉, 我就刺、刺杀项羽, 与我爹爹报仇。
春莺 (白) 哎呀小姐, 项羽虽然酒醉, 非常凶勇。小姐报仇, 再等机会, 不可作此冒险之事。

殷桃娘 (白) 想我含羞忍辱, 冤仇未报, 是听师父之言, 等候韩信。谁知韩信阻止于我, 报仇之事, 大无希望。此番前去行刺, 若我父有灵, 必然杀却仇人, 若不成功只盼一死而已。
(西皮摇板) 哪怕悬岩与深涧,
何惧虎穴与龙潭。
一人拼命无忌惮,
(殷桃娘下。)

春莺 (西皮摇板) 心中好似油烹煎。
(春莺下。)

【第二十八场】

(四宫女、四歌妓、虞姬扶项羽同上。)

项羽 (西皮摇板) 人生酒色难割断,
虞姬 (西皮摇板) 就请将军早安眠。
(白) 酒意如何?
项羽 (白) 略略醉了些。
虞姬 (白) 如此两边退下。
(四宫女、四歌妓同下。)

虞姬 (白) 待妾身亲自与将军更衣, 请将军安眠。
项羽 (白) 有劳美人。
(虞姬与项羽更衣。)

虞姬 (西皮摇板) 将军英雄奴甚哀,
天公巧配是应该。
钜鹿章邯胆吓坏,
障南秦兵不敢来。
愿你灭秦定四海,
独霸称王称心怀。
(项羽、虞姬同睡。【起四更鼓】。殷桃娘上, 春莺上, 拦。殷桃娘推春莺, 刺。)

项羽 (白) 拿刺客!
(春莺、殷桃娘同下。执戟郎甲、执戟郎乙、执戟郎丙、韩信同上。)

项羽 (西皮摇板) 那方才行刺好像寒宿雨,
虞姬 (西皮摇板) 他与我同嫡亲姊妹一样。
项羽 (白) 内中定有缘故。
韩信,
韩信 (白) 在。
项羽 (白) 带领人马, 将寒宿雨拿来见我。
韩信 (白) 得令。
(韩信惊, 下。丁公、季布、钟离昧、项伯、项庄、范增同上。)

范增 (白) 听说有人行刺上将军, 受惊了。
项羽 (白) 寒宿雨不知何故, 前来行刺, 你等带兵分头追拿。

(众人同下。)

【第二十九场】

(殷桃娘上，过场，下。八子弟兵引韩信同上，过场，同下。执戟郎甲、执戟郎乙、执戟郎丙、丁公同上，过场，同下。子弟兵引钟离昧、季布、项伯、项庄、项羽同上，过场，同下。四歌妓、四宫女、车夫推虞姬同上，过场，同下。殷桃娘上，上山口，下。八子弟兵引韩信同上。)

韩信 (白) 那一女子进了山口，你等小心把守，待某独自入山擒拿。

(韩信下。)

殷桃娘 (内西皮导板) 行刺未能遂吾愿，

(殷桃娘上。)

殷桃娘 (西皮摇板) 胆战魂飞心内寒。
逃入山中群草乱，
大约就是殷壩山。
山路崎岖何处窜，

(韩信上。)

韩信 (西皮摇板) 快快随我转回还。

殷桃娘 (西皮摇板) 今日望你行方便，

韩信 (西皮摇板) 我奉将令怎敢宽？

殷桃娘 (西皮摇板) 你是惊马空意栈，

项羽将你耍笑玩。

无耻之辈令人贱，

韩信 (西皮摇板) 骂得韩信红了颜。

不拿此女转回还，

项羽知道命难全。

速拴女子真面掩，

原来上了殷壩山。

急忙上山将她赶，

(韩信上山。机关变尉繚子。)

韩信 (西皮摇板) 见一老人在那边。

(韩信跪，上桥变殷桃娘。)

韩信 (西皮摇板) 莫非昏睡在梦间？

(白) 罢！

(西皮摇板) 手执宝剑往下砍，

(尉繚子现身。)

尉繚子 (西皮摇板) 你和桃娘有姻缘。

(白) 韩信你忘了淮阴葬母之事么？

韩信 (白) 哦，原来是先生，今日殷壩相会，果然不失信。

尉繚子 (白) 岂能失信于你。

韩信 (白) 先生言道，我母死出头，遇妻交运，我的妻几时才得相会？

尉繚子 (白) 这不是你妻子么？

韩信 (白) 她是寒宿雨，不是什么樱桃。

殷桃娘 (白) 我为项羽杀了我父，逃至虞家庄改名寒宿雨，奴本是会稽太守殷通之女殷桃娘是也。

韩信 (白) 吓，你为何早不说？

殷桃娘 (白) 前往访将军，一时忘记通我真名。

韩信 (白) 如此说来，你我真是一对。

殷桃娘 (白) 什么？

韩信 (白) 苦命。今日遇难呈祥乃天数也，速速一拜，以定终身。

(西皮摇板) 遇难呈祥婚姻好，

全仗神仙拉皮条。

桃娘和我双拜倒，

(韩信拜。)

殷桃娘 (西皮摇板) 多谢师父道德高。
尉缭子 (白) 当初赠兵书一卷，桃娘已熟习不忘，可转赠韩信习读。日后你夫妻，必保真主，统一天下。

韩信 (白) 真主何在？
尉缭子 (白) 鸿门宴上你见真主，项羽非是主，亦非是真主也。
殷桃娘 (白) 师父，我二人投奔哪里逃命？
尉缭子 (白) 不必他往，你可假意绑她去献功。
韩信 (白) 若问行刺之事呢？
尉缭子 (白) 项羽贪心甚重，欲行霸道，武力统一，有帝王思想。如见项羽，就说真龙出现，意欲想救，并非行刺。项羽痴蠢，必被你瞒过。

(内喊。)
尉缭子 (白) 楚兵来也，不必害怕，照计而行，吾去也。
(尉缭子下。)

韩信、
殷桃娘 (同白) 师父不见，望空一拜！
(韩信绑殷桃娘。子弟兵、项羽、虞姬、车夫同上。)

韩信 (白) 启上将军：这女子在山石之上，胡言乱语，如同疯魔之状，被末将擒住。如今昏迷不醒，将军如何发落？
项羽 (白) 赏她一剑。
虞姬 (白) 且慢。听韩信之言，她如此模样，内中定有缘故。将她唤醒，问明再斩。
项羽 (白) 将她唤醒。
韩信 (白) 女子醒来！女子醒来！
(殷桃娘假装苏醒模样。)

殷桃娘 (白) 吓姊妹，吓，为何将我绑起？
项羽 (白) 你为何刺杀与我？
殷桃娘 (白) 吓，分明救你夫妻，怎说行刺？
项羽 (白) 何谓也？
殷桃娘 (白) 我因将军酒醉，放心不下，四处巡营回来，要和姊妹谈话。见你帐中一个妖怪，头生双角，身上皆鳞甲，不知多少长短，张牙舞爪，来伤你们二人。故此拔剑前来救你二人，谁知那妖怪将一爪前来伤我，吓得我神魂迷乱，狂奔脱逃，不知因何至此。如今将我绑起，反说我行刺，真冤枉煞人也！

(殷桃娘哭。)
虞姬 (白) 原来如此。听她言讲，好像一只龙形。想是将军真龙，因醉出现，被吾妹看错，认为怪物，看来将军日后定有天子之份！
韩信 (白) 奇怪奇怪。万岁，万岁，万万岁！
众人 (同白) 万岁！
项羽 (白) 快快与贤妹松绑，多谢你一片忠心舍命救我，当面谢过。
殷桃娘 (白) 岂敢。
项羽 (白) 贤妹同美人同车，众将回营。
(众人同下。)

韩信 (白) 险哪！
(韩信下。)

(完)